

谈薺

如果李清照生活在今天

□ 宋遂良 胡霞

我经常梦到李清照生活在今天：她在千佛山放风筝，在趵突泉荡秋千，在大明湖划船，在宽厚里浅酌——她是如何与现代生活气息相通的古人。她博学多才，思想鲜活，能写诗作画、抚琴吟唱、对弈品茗，说不定还会开直播，登讲堂，身边聚集着大批粉丝，比明星风潮还要多。

李清照43岁那年离开济南、走出了她的书斋，和不愿做奴隶的同胞一起南下。她跟随南宋小朝廷各地辗转，快50岁才在杭州定居下来，直到古稀之年悄然离世。她在杭州生活了20余年，这座美丽的城里有白娘子、秋瑾、苏小小的墓冢，却未见李清照任何遗迹的传说。她在浙江水土不服，虽曾在金华写下“双溪舴艋舟”，但双溪舴艋舟载不动她的愁——“伤心枕上三更雨，点滴霖霖，点滴霖霖。愁损北人，不惯起来听”。

北人总思念北方。她应该回到生她养她的济南来！趵突泉有漱玉祠，大明湖有藕神祠，无论在哪里，都是她的家。

说到李清照，自然要提辛弃疾——济南的“二安”之一（注：“二安”指李清照号“易安居士”、辛弃疾字“幼安”）。一个婉约，一个豪放，遗憾的是，两人相差56岁，几乎没有交集。

李清照晚年或许听过辛弃疾青年时曾率义军诛杀叛将张安国的故事，定会从心底欣赏这位故乡的后生。

辛弃疾作为“词中之龙”，内心崇敬这位家乡的词宗，他晚年对朝廷失望退隐江西时，写下一首《丑奴儿近》，特别标明是“效易安体”。在这首词里，他用“一霎儿价”唱和易

安的“甚霎儿晴，霎儿雨，霎儿风”；用“风景怎生图画”模仿《声声慢》里的“独自怎生得黑”——二人忧国忧民悲愤交加的心情，何其相似！“昨夜雨疏风骤”的细腻，“醉里挑灯看剑”的壮怀，此刻此境，“二安”真是心意相通！

我在赣州郁孤台见过辛弃疾的《菩萨蛮·书江西造口壁》：“郁孤台下清江水，中间多少行人泪。西北望长安，可怜无数山。”却未见李清照的诗——她的《题八咏楼》“千古风流八咏楼，江山留与后人愁。水通南国三千里，气压江城十四州”，原是在金华写的。若二安真能在此“会合”，该是怎样的心潮澎湃、境界开阔！

“千古兴亡多少事，不尽长江滚滚流；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”有理想者众，坚持者寡。辛弃疾正是那个一生坚守“收复中原”的追光者：他一生向往沙场，渴望通过杀敌卫国来建功立业，他是战场上的英雄；“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”中，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；“春

已归来，看美人头上，袅袅春幡”里，他又是一位懂得欣赏妻子的丈夫。他能慷慨悲歌，亦有儿女情长，是真正的诗人。

把感情深化，把语言雅化，这是“二安”诗词最大的特点。易安说：

“卖花担上，买得一枝春欲放”；幼安说：“少年不识愁滋味，为赋新词强说愁”；易安说：“故乡何处去，忘了除非醉”；幼安说：“舞榭歌台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”。这是口语又是诗啊！他们大大方方地用“知否知否、欲说还休”这样的口气和人说话，多么天真可爱。

李清照离开济南已九百多年。济南人从来没有忘记她：重修漱玉祠，兴建李清照园，在泉城广场为她塑像，成立了“二安”研究院。那年，在东荷西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，她的《如梦令》是主题歌，诗情画意柔美婉转地唱遍了全国。

济南人想念李清照，济南人都爱李清照。



坊间

“吃土”的人

□ 李占扬

野外发掘天天和土打交道。从甲骨文至今，土字的字形几乎未变过。前人造“土”这个字何其用心：上边一道是天，下面一道为地，人立天地中，占尽宏宇之利，故为精灵！

人类与土亲密无间，人从土中来，又回土中去，人就是土，土也就是人。乡间对土又多几分感情，称皮实的孩子为“这个小不点的土人儿”。

考古的人是被土养活的。发掘的地层难以辨识。土层是各个时期环境变化的缩影，颜色和质感相近的一组地层，如何区分却成为问题。例如地层中的“砂质黏土”和“黏土质砂”的概念，教程上白纸黑字地写着：黏土多于砂的是砂质黏土，反之是黏土质砂，不仅拗口，更难判识。怎么办？唯有吃土。

粉砂与黏土在齿间存留、揣摩，有种沙沙绵绵并心惊肉跳的感觉。藏在土间的气味若明若暗，若散若离，这正是古代留下的密码，细心品鉴与积累，可以形成区分时代的野外工作技能。老乡却惊道：“那位考古的老师会‘吃土’，多脏啊！”其实，埋藏万年的土并无害菌，人类吃土的历史和人类演化的时间一样长。直到今天，人们也还在

吃土，却不是蚯蚓翻地、燕子衔泥那种，只是吃土的形式多种多样。

考古人会吃土，正所谓“不吃四两土，难解其中味，岂做考古人”。

调查时遇见两种骨头，可能有动物化石和现代动物骨头，怎么办呢？化石是吸水的，就用舌头尝之：粘舌头的是化石，不粘舌头的是一般的骨头。形成化石的概率极低，不及万分之一。新编的《旧石器时代考古》一书中，介绍了化石形成的三个基本条件：动物死亡之后须迅速掩埋；周围有含矿物质的水流动；时间最少在一万年以上。一般年代越久石化程度越深，石化越深吸水性越强。依据粘舌头的程度，判别其石化程度。结合地貌地层情况，也能大致了解其相对年代：“这可能是二三万年前的”，“这个是十几万年前的——这个或更早，应是几十万年前的”，这不是妄言，是吃土吃出来的。

1938年，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大堤，我的村子一带变成了黄河主河道。家人和乡邻都四散逃荒去了。多年以后，我挖红薯窖时，挖出来半只说是日本兵的旧皮鞋，后来害怕，怕真的挖出个日本兵来。

奶奶说我们村东是有一座石桥的，她多次梦见她的亲人在桥上等她，每次我都看见奶奶悄悄地抹眼泪。可那座古桥已深埋地下，我跟奶奶说，等我长大了，一定挖出来那桥。

奶奶娘家是大户，闻名的“常营大惨案”，奶奶家死了7口人，多是被日本人活活烧死的。后来大家说赶快跑吧，到处都是日本兵，你往哪里跑？往西南跑，国民党兵是向西南退走的，觉着离兵近点安全，可她叔叔家两口子，正是在逃跑中，被日本飞机炸死的。她和弟弟在亲戚家藏着才幸存下来。

其实早有预兆。黄河水阻了部分日军，日军盘踞开封，常营集驻有国民党兵，是河东的一个防区。那天，爷爷等几个小孩看到桥上有几个日本兵，很好奇，就围过去。“水东”当时还没打仗，日本兵倒也“和气”，说：“马头的干活”，是问有没有鸡蛋拿来吃，日本兵比画着摸摸自己屁股，他们不懂，在那愣着。突然，发怒的一个日本兵，吼叫着将一捆测量绳重重地向爷爷砸去……

我一定要挖出那座桥！

论吃土，欧洲的考古人才更有体会。

法国西南部，地处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，气候温润，风景优美。每到夏季，欧洲人到此游历消遣，掠尽田园之美。但尼安德特人，早他们十多万年就已经来了，考古人来这里，只图挖山洞寻找尼人化石。

考古工的午餐，是一截被称作“法棍”的长条硬面包，裹几片咸味的奶酪，就着和洗化石或冲洗马桶一样的自来水，咕咚咕咚仰脖喝下，心里留下一串不祥。这水应是常说的“硬水”吧，杯底沉淀一厚层白白的钙、学名称作碳酸钙的物质。石灰岩山体含钙量较高，溶蚀了众多洞穴，易于人居，山洞成了尼人的家。尼人和挖尼人的考古人，都喝了这高钙之水。二者共之一月明，同饮此硬水，但尼人灭绝了，下一个灭绝的，该不会是考古吧？

欧洲的硬水还在流，尼人的洞穴静默如谜，可我们的铲铲从未停过。因为土地从不说谎，它把所有的爱恨、生死、烟火与星辰，都揉进每一寸土粒里。我们“吃土”，不过是想替那些没机会说话的人，把故事讲给风听，讲给河听，讲给每一个蹲在探方边的后继者听。

跋履

烟火伊吾

□ 段蓉萍

伊吾嵌在两座山谷里，从胜利峰俯视，伊吾河穿城而过，像母亲腰间的背带，将县城揽入怀中，呈现静美祥和安逸的气息。

行走人行道上，茂盛的榆树、杨树、白蜡、黄果树楂树遮蔽了天空，虽已入秋，绿意浓稠。压弯枝条红彤彤的海棠果树，鸡蛋大墨蓝色的西梅树，路边堆积如小山的黄灿灿晚熟哈密瓜，暗示秋天确已抵达这里。

来自湖南的斌哥问这瓜怎么样？就地买一个杀开，口感甜糯绵软，这是老汉瓜，适合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吃。对于牙口利落的人，脆甜清香的哈密瓜更中心意。

晚上八点，街上车行人人都显得稀少，对从大都市来的人，自然想找一处有烟火气的地方，感受当地百姓日常的市井生活。

走，进入农贸市场。武老师说，晚饭就在这里。

久居都市，常去大型超市，农贸市场这个已经被收藏在记忆褶皱里的名称，像是一个被遗忘的老人，再提及，要把时钟拨回三十多年前。

农贸市场有标配的样貌，大型钢架棚，挨挨挤挤门面不大的店铺，颜色不同的桌子板凳，茶垢醒目的茶盘，烟火缭绕的食摊，南腔北调的吆喝声。

走进伊吾县农贸市场，不出所料，与记忆中的图景完全吻合。

市场门口左侧是一个卖羊头羊蹄子的摊位，摊主是一位样貌英俊的维吾尔族中年男人。羊头有原味和香辣两种，一个四十八元。羊蹄同样是两种口味，一个八元。我想起奶奶曾说过一个故事：一个人请客，八人小聚，买了一个羊头。逢人就说，八个人吃了一个羊头，哪一个不是肉腥。听了这个滑稽的故事，笑得我肚子疼。我一个人就能吃一个羊头，那我就是一头肉狮子了。

市场门口右侧是一个菜摊，一个身穿暗红外衣的老年妇女招呼我要什么菜。地上堆放着发白的豆角，个头挺大。一捆芹菜，一大包小白菜，一筐子土豆，豆角十四元，芹菜和小白菜都是十元，土豆七元。这个价格要高于城里超市的价格。

别忘了，这是边境小县，全县2.1万人，传统畜牧业县，矿产资源丰富，煤化工产业是大头。来过多次的武老师解释道。

市场顶部是拱形彩钢棚，南北大约有二百多米长，两边的店铺都开着门。我们选了一家小馆子——聚友川菜馆，要找找当年无拘无束猜拳大口喝酒的感觉。

这馆子可真是有些年头了，屋内装饰保留20世纪90年代初的风格，踢脚线木纹墙条石膏顶。落座包厢，木眼杯倒满褐红色茯茶，武老师转身从

隔壁雪莲商店提来一扎“夺命大乌苏”，服务员没有给起瓶器，我顺手拿过一瓶，放进嘴巴，用牙齿开启。斌哥不声不响用打火机尾部麻利地连续撬开了三四瓶。这一看就是喝啤酒的老手。阿丽说。

小馆子包厢小，虽然开着门，延伸了视觉空间，可十个人，紧巴巴地转不开身。

到外面坐着多好！

斌哥提议声刚落，大家都说好。武老师连忙将店门口两张条桌拼起来，喊我们端着各自的茶杯过去。

这才是市场大排档的感觉。蓉红笑眯眯地说，就是这烧烤摊和打馕的烟着实有些凶悍，辣眼睛。

油炸花生米、皮辣红、清炖鸡、毛血旺、清蒸鲈鱼、干锅土豆片、蚝油青菜、干锅花菜、爆炒肚条。满满当当一桌菜。大快朵颐。推杯换盏。

热馕的香味混合着烧烤味刺激着我们的嗅觉。蓉红买一个刚出炉的千层葱花馕，干脆的表皮，葱香肆意的里心，每人撕扯一块，都夸好吃得很。

这卖馕的女人叫祖热木，经营这个馕摊二十五年，双胞胎儿子也二十五岁了，如今打馕的是其中一个儿子。两个双胞胎儿子还没有开学，她们欢快地在摊子周围玩耍。

烟火伊吾，因此有种难以释怀的留恋和美好，在这个夜晚匍匐进入心里。

花馕、辣皮子馕、夹心干果馕、肉馕、芝麻馕、窝窝馕各来了一个。

来来来，尝一下。阿丽向我们伸过来装馕的食品袋，几个人摆摆手，没地方吃了。

土生土长的新疆人，十有八九爱吃皮芽子馕，阿丽恐怕并不知道。

薄凉的夜风轻轻轻撩起发梢，也让溢出杯口的红乌苏的酒香融进纷杂的各种味道里，喝酒的人，依然能分辨出来啤酒花独特的味儿，像孩子分辨出母亲的体味一样。

在座不喝酒的人，被市场里浓烈的味道熏得有点迷醉，端着茶杯，一次次说出一个饱含真挚情义的词：干杯。

在北京、上海、青岛、长沙都已经到熄灯睡觉的时间，市场里依然烟火气十足，各个摊子上坐着吃饭喝酒闲聊的人，没有散去的意思。

为了保证明天早起返程，我们不得不起身返回酒店。

怎么办？头发、衣服、包包都是烟熏火燎的味道。不知道谁说了一句。

我想，何止是我们，这里的树、这里的花、旁边缓缓流淌的伊吾河，那高悬夜空的繁星，都被这烟火味所浸染，这就是活色生香的生活，这就是普通人最惬意温暖舒坦的日子。

烟火伊吾，因此有种难以释怀的留恋和美好，在这个夜晚匍匐进入心里。

后窗

十年画泉是徐公

□ 周长凤

趵突泉三窟涌出，喷雪溅玉，势若腾空，声如奔雷，自是济南第一胜地，天下无双名泉。从古至今，为之写诗作文者何止千数，其中的历代名人也不胜枚举。如宋代赵抃、曾巩、苏辙，金代元好问，元代赵孟頫，张养浩，明代王守仁、王象春、胡纘宗，清代王士禛、蒲松龄、何绍基，以及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代皇帝，近代以来更是比比皆是，如著名作家老舍写于1932年的散文《趵突泉的欣赏》，数十年来以《趵突泉》为题编入小学语文课本，影响深远。

然画趵突泉者则为数甚少，这固然由于绘事繁而擅者少，恐也有趵突泉难画的因素在，读古人画论可知，其皆言自上而下流泉之画法，“三股齐喷、顶水涌高”，趵突泉的形态于世间实在是罕见。

古代趵突泉图目前可知的仅仅三幅。一是明嘉靖至万历年间(1522—1619)济南名画家周绳的《趵突腾空》图，首载于明崇祯十三年(1640)刊行的《历城县志》。二是清康熙五十三年(1714)山西画家周绳武的《趵突泉》图。三是清乾隆四年(1739)济南名画家陈嘉乐的《趵突泉》图。后两幅皆见于乾隆七年(1742)完稿刊行的《趵突泉志》。古时没有照相制版技术，木板套色技术复杂，价格昂贵，不会用于志书。故《历城县志》《趵突泉志》仅仅以木刻单线勾勒原图轮廓，粗略印制而已。

20世纪，特别是近40多年，趵突泉绘画作品较昔时渐增。然笔者所见图式皆是包括泉池四周亭、堂、桥、坊的全景或中景，角度亦常为俯视，三股泉水多是疏笔勾勒，占画面的一小部分，往往有窈形而无神韵，合法度而乏意趣，难以充分表现趵突泉之仙姿与神机。20世纪唯济南著名画家岳祥书作于1956年的水彩画《济南趵突泉》(载1956年第8期《旅行家》)最为精彩，泉如鼎沸，蓝天、白云、红楹、绿瓦一齐在层层波纹里荡漾，惜画面主体仍是泉池北侧的泺源堂，趵突泉三股水也只画了两股。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解维础，1990年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中的《趵突泉》，绘制了全景式配图《趵突泉风光》，契合教学需求与读者认知，成为许多人的童年记忆。

济南著名美术家徐行健先生，一直为家乡泉水，尤其是趵突泉三股水，未能在绘画上得到充分的表现而慨叹，自觉当担此任，欲将自己眼中泉与心中泉一并画出。近10载，他广泛研读古今资料，时常临泉观察揣摩，大胆试用各种手段，终在趵突泉绘画上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成绩。

在他的笔下，三股水是主体、焦点，构图多取中景与近景，甚至特写，既作俯视更取平视，在国画笔墨中融入油画、水彩画的技法，反复渲染，着力表现三股水的形与神、光与影。观徐行健先生所绘趵突泉，富于腾空而起的动感，耀日映月的光感，玉雕雪塑的质感，以及如临现场的即视感。其所绘夜色中的趵突泉，更是从未出现于前人笔下，三股水仿佛被月亮的追光灯照射，似凌波微步的仙子，又如踏雪引吭的高士，白衣蓝装，携手并行于天地苍茫之间，万物皆为之潜形息声。

徐行健先生也画济南的其他名泉。他笔下的黑虎泉，虎口悬瀑，泉声长啸；九女泉，水光空明，碧色澄鲜。然诸泉皆不及趵突泉奇特，故亦皆不及趵突泉最难以摹写，更值得摹写矣。

徐行健先生所绘系列趵突泉图是他的夙愿独造，其风格可谓前无古人，值得品评、借鉴。先生年逾八旬，仍心怀艺术理想，追求人生新境，每日凌晨4时即起，读书作画不辍。他为趵突泉写照，趵突泉也是他的写照：生动的艺术，清澈的生活，奋进的精神。

闻徐行健先生即将举办泉水画展，敬赋一诗以表欣喜与祝贺之忱：

趵突何岁绘腾空，明季周绳气象雄。
笔墨新风谁肇造？十年泉上看徐公。

淡淡的秋天

□ 谢 华

从潇潇的雨声里，从凄厉的、回旋在空气中的汽笛声里，从那每天要褪一点点的金黄阳光里，我意识到秋的到来。踏着飘散在人行道上的白杨落叶或是梧桐落叶，听着轻快的口哨向前走，仰起头来便可望到云影的追逐，那时候，便容易有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。回忆往往如醇酒般醉人，一夏的喧嚣与欢愉，都已悄悄逝去，广场上慢慢减少了跳广场舞的影子，澄净的秋光里，飘来一阵阵炒栗子的香气，风中几片招展的中秋月饼广告。这为热浪所侵袭，为骄阳所灼成苍白颜色的杭州，逐渐恢复了清明爽朗的轮廓。街上苹果绿的小坡肩，黑褐色的长风衣，与季节相谐和的淡紫领带，都会像斑斓的野花那样扑进你的视线，温暖了你的意识。都市的秋天木炭画那样充满了恬静柔和的情调。

连着几日，我总爱将自己囚在书斋里。街着支淡味香烟，看烟雾在窗棂间融入浓蓝的雾霾，推窗望出去，中国水稻试验田的稻浪正翻涌着浅黄，由近及远漫过视野，倒像是把秋意揉碎了撒在风里。

秋风裹着凉意，微雨落时，常能瞥见两三只雀儿扑棱棱穿过密匝的雨帘，倏忽直上空，翅尖沾着的雨珠碎成星子，落进泥里便没了声息。隔壁院落时断时续飘来曼陀林的清响，如溪行乱石，叮咚撞着青瓦，倒把我心底的郁结浸得更浓了。

黄昏来得静悄悄的。晚云晕开一抹淡紫，衬着绿树影影绰绰，倒像是谁把半朵丁香揉碎了染在天上。斜晖如柔夷，自天际徐缓垂落，先抚过半斜的露台栏杆，再掠过藤编小桌，停在那盏凉透的浓茶上，又轻轻叩了叩摊开的黄玉林散文集——书页间夹着的桂瓣标本，原是晨起时随手夹的，此刻倒沾了暮色的温柔。最后那缕光恋恋不舍地沉进山影里，山顶的树便成了剪影，黑黢黢的，像谁用浓墨在宣纸上点了几笔。

坐在渐暗的天光里，忽然想起西北的朋友。你们那儿，胡笳的呜咽可还在风里打旋儿？那些跋涉在丝路古道上的骆驼，颈铃是否仍叮咚作响，应和着驼掌碾过沙砾的细碎声响？风卷着驼铃的余韵漫过祁连，漫过贺兰，不知可曾绕到江南，落进我这书斋的檐角？

幻想原是我心养着的孩子，偏这秋天最会哄他睡——此刻，许是已在他怀里沉入了深甜的梦乡。

鹤山这一带的古道没有那么喧嚣，更没人来扰我这默想的自由。我培植了几盆紫色的花，几天的冷风，吹得它们更艳红挺拔。读书倦时，顺手从窗外摘一茎，轻轻夹在灰白的书页里，再衬上一片鲜绿的叶子，闲适而宁静。片刻间，仿佛时光暂停，文字间忽然生出草木的清香气来。

秋是绚烂而多彩的，我希望能再采摘些古铜色的菊，雪样的芦，赤红如鸡冠的枫叶，绯红的秋海棠。夹在书里，以纪念这一纵即逝的，淡淡的秋天。